

第十章 神僧密贈蠟丸詩 契友相商人秦事

朗磚自離繡嶺寄跡茅庵，倏近一載。時將歲暮，石生與松濤、雲影同向庵前經過，朗磚出門呼生云：「石生慢走！」松雲：「那個叫你？」三人回顧，見一僧童顏鶴髮，以手招生。生與二子同至庵前，郎磚向生曰：「老僧等酸了兩腿，快湊還我這塊磚兒！」生曰：「大師之言何謂？」朗磚曰：「我的話就是你的話。」生曰：「我卻不解。大師從何處來？」朗磚曰：「與君一處發跡，你卻先我十八年。」生驚曰：「奇也！大師敢從何處識面來？」朗磚曰：「你雖不認得老僧，老僧卻認得你。你那掉下來的紅羅還是老僧收著哩！」石生懵然不知何說。松拉雲手曰：「聽他說鬼話，我們走罷！」松、雲先行。

石生還立著不動。朗磚目送二子，復向生曰：「你明早獨來，老僧還有物相贈。」生應諾，趕上二子云：「這和尚好古怪！」松曰：「什麼古怪！遊方僧道慣把鬼話惑人，睬他怎的！」生曰：「他怎麼曉得我的姓，又曉得我的年庚？」雲曰：「這當真也奇。」生曰：「他還教我明日早去，有什麼東西送我。」松曰：「和尚的東西不是好得的，你不要受他愚弄。」

石生回家自思：「此僧必有來歷。庵前之話必非無因。」次早，到庵相訪，沙彌入報，朗磚大喜。

生見問曰：「昨聞大師之言，終夜不寐。鄙性愚蒙，欲求明言其故。」朗磚曰：「老僧走數千里，特來相訪，寧敢以不根之語見欺！但天下事喜的是微雲罩月，欲露還藏；忌的是著地傾盆，一潑便盡。」因向囊中取出蠟丸一顆付生曰：「今只將一九相贈，君之前程盡包藏此內。取回細看，弗使人知，須密帶身旁，當機則發。」石生接丸。

朗磚復取畫付生曰：「這一幅小畫也是贈君之物。」生接畫展看，喜曰：「美哉溪山！是何地面？」朗磚曰：「你且收了，老僧還有一言奉告。昨日觀君二友雖抱經濟之才，實具山林之相。異日君當招彼同作畫中人，老僧不久與君相會個中。」生曰：「天壤甚寬，知在何處？」朗磚曰：「卵大的寰區，那愁他沒定處？」生曰：「大師何不明指一去路？」朗磚曰：「君不用尋消問息，引路的人已在眼前了。」言畢，大笑曰：「老僧此來可謂不負所托矣！」

石生驚異良久，持丸與畫別僧回家。甫入門，書帶云：「舅老爺那裡有書到了。」石生知為招己之書。其母開函甚喜。石生見書無語，轉入書房，將朗磚所贈之物放在一旁，悶悶不樂。暗想二女前日之言，十分委決不下。又料此行勢必難免，慨然曰：「安得慧劍割我柔腸？」連日昏昏，不能自支。

一夜挑燈寂坐，忽想起庵中所得之物，取畫細玩，竟與平昔意想中境界纖毫不差，深自詫異。因曰：「他說我的前程包藏丸內，我竟忘了開看。」遂取丸分開，內藏一條紙，有詩數行，其首句云：「莫戀殘香與剩綠。」愕然曰：「鬼耶？仙耶？何神奇至此！」覽其通篇云：

莫戀殘香與剩綠，一枝春鎖桃源曲。
江上休驚帆誤張，溪頭快睹鴛同浴。
未奏函關凱似雷，先監合浦人如玉。
東去求凰入五羊，南枝預報花生燭。
漫道珠還珠復飛，新歡合處仍鄉國。
待得青青汁染衣，春深還爾三眠足。
夢醒同尋洞口花，逃名共入神仙籙。

看畢笑曰：「不解不解，剛這首句被他道破。看第六句，想是我的婚姻落在合浦。我此番入秦，卻與合浦絕不相涉。『南枝』，梅也。『三眠』，柳也。既教我莫戀殘香剩綠，為何又下此二語？第五句說凱奏函關，難道今番到彼遇甚爭戰之事？」又想：「既說求凰五羊，怎又說合歡鄉國？這詩與所贈之畫又毫無交涉。那日庵前他教我湊還他的磚兒，又說我有什麼紅羅掉下是他收著，這詩中也無一字關照，這和尚好糊突謎也！」

次日辨明而起，持詩復到庵中，一衲子曰：「那位師父去久了。相公可姓石麼？」生曰：「是。」衲子曰：「他臨去對我說，不日有一位石相公來訪，有個帖兒留在此間。」取出付生，上書云：

未入函關，先游濯錦；欲見朗磚，三登繡嶺。

生看畢曰：「我前日忘了問他，原來他叫做朗磚。」

石生因朗磚已去，持帖回家，疑團不破，遂將郎磚言詞一一記錄，和蠟丸詩句疊作一處，帶在身旁秘而不露。又看帖中末句，知所贈之畫必繡嶺圖矣。

因招二友過齋問曰：「二兄素稱博聞廣見，曾知宇內有山名繡嶺否？」二子曰：「不知。」生又問曰：「宇內有水名濯錦否？」二子曰：「不聞。」松、雲曰：「何所見，突然問此？」生曰：「我不好奇，偏有奇遇。向與二兄言吾平日意想中有一異境，欲繪不能，前日遇見那游僧贈我一圖，細玩不差毫釐。昔慮言之不詳，今得此圖，特邀二兄共賞。」將畫展於几上，二子披圖，喜曰：「幽深屈曲，令人神往，誠絕藝也！」生曰：「倘逢此境，二兄能共作畫中人否？」雲曰：「碌碌塵寰，烏能有此！」生述朗磚所言二子之語，二子亦各驚異。觀指圖曰：「這是何地？」生笑曰：「昔在我意中，今在這圖上。」松曰：「豈不問個明白？」

生出所留帖付二子云：「我也曾問他，但他說的話俱不可解，臨行留此一帖，始知其名並所遺之畫必是繡嶺圖了。」

二子看畢，松曰：「視其首句，你將有雍陝之行。」生曰：「日前家母舅有書來招，卻被他先幾道破。」松曰：「當真有些奇怪，可惜去了。」生曰：「今日一則招二兄來賞畫圖，二則正欲相商人秦之事。」二子云：「山公既有字來，自宜往就，何待相商？」生曰：「二兄為游子謀則誠善矣，其如老母何？」雲曰：「君母即吾母，菽水之事我輩何辭？」松曰：「吾輩非翻雲覆雨者比，賢弟不須掛懷。」生曰：「自愧資生無策，有累知己，奈何？」雲曰：「我三人平昔論交原不徒以酒食相逐，今日之事分所當然，怎說個累字？只是你賦性善愁，若離了故園，那客懷旅思更覺難堪，須要洋洋灑灑，擺脫這病根才好！」

生曰：「二兄之言銘刻肺腑，但我心中去留不定。」雲曰：「有何不定？與其困守蓬蒿，孰若子圖建立。」生歎曰：「此行如窮鳥依人，有何建立？」松看生笑曰：「你不要歎氣，我近日善觀氣色。你今番到彼，必遂于飛之願。」雲曰：「我總忘不得這話。」

意畢竟為此。」生笑曰：「若必以此相強，我當學魯仲連蹈東海矣！」少頃，生復指畫圖曰：「我欲將此圖倩梅、柳姊妹臨成兩幅，與二兄各藏其一，願異日共領山林之趣。」二子甚喜。

後石生持畫過梅、柳家。二女展看，喜曰：「昔人觀輞川圖可以療疾，今觀此圖可使病不復生。」問從何處得來，生與言之。二女亦各稱異，遂臨成四幅。松、雲各取一幅，二女亦各以一幅自藏。石生欲將入秦之事與二女說知，惟恐其含愁悲痛，隱忍不言。後松濤為二女言之，梅、柳恍然如有所失。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